



孔子的智慧 李存山

(2006-11-20 9:10:55)

作者：李存山

科技应用，使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模式（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第309-330页）。

伽达默尔与阿尔文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但他们所面对的“人类文明”或“人类生存”的危机是相同的。我认为，伽达默尔所要恢复的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智慧”的权威，与阿尔文所要汲取的“孔子的智慧”，二者的实质意义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以人类的“善”或“德”为最终目的的智慧，因而都可称作“道德的人文主义”。阿尔文博士虽然是物理学家，但他有瑞典的汉学研究背景，因而对孔子的思想多有了解。伽达默尔则是对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作了深入、全面的反思之后，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建立“实践诠释学”的方向。据我所知，伽达默尔没有专门研究过东方文化，但他作为当代西方的哲学大家，对于东方文化也有所了解。他曾说：“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真理与方法》第2卷）他在此所说的“科学”，当主要是指近代以来“更接近于技术”的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因这种应用如果没有“实践智慧”的权威，就可能带来“厄运”，所以他看到了“亚洲文化”的长处。就此而言，我想，伽达默尔也会同意阿尔文所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阿尔文也会同意伽达默尔所说：“如果有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那么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而惟有这种引导力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

（《真理与方法》第2卷）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